



誠

齋

集



誠齋集卷第一百一十

尺牘

荅蕭國博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某伏以即辰仲夏之月南風之薰蒸惟景伯國博
卿丈教曹溫栗物望歸赴天棊可大台候動止萬
福某老病餘生乘化歸盡自放自棄之蹟惟恐幽
屏之不遐淵潛之不深姓名不入脩門書問不至
朝貴久矣誠不自意平生故人不間雲泥之異勢
不忘貧賤之素交隨鯉封之斜行鴈鸞鳴之軟語

諏暄涼而訪生死自視陳人何以拜此成均封殖
棟幹之囿也異時位三槐間兩社者孰非由此塗
出願言寶珍之即對赴西崑南榻之除以梯乎鑿
坡鳳池之歸也某棄官九年回首雞聲茅店之月
渭城柳色之雨久寄絕交之書矣而三子出仕中
男次公去秋之官鴈峯長男長孺今茲六月又之
官南浦小男幼輿九月又之官澧浦其勢不容不
東征逐子如曹大家也必不得已從其近者莫南
昌若也又怪暑行冬春之間乃可作汎舟之役耳
來秋次公秩滿來歸老身始有還舍之望兩年之

間未有息肩之期良可憫笑抒謝不莊伏惟財幸
某恭承命戒先國太挽章靜菴記文鹿封破研蠹
蠹管城久矣閔免各細數語以塞盛意公家舊執
當曰吾太公望子久矣荷荷

契家台媿即日恭惟受祉山則有之使否願承命
幼興每蒙燕集盛禮以開其客愁而紓其旅瑣感
戢不淺寄餉水芽當為君開包碾春風煮湯候蟹
眼也正恐無五千卷可搜無十年讀可攬只與杞
菊藟萸腸背城借一耳

某伏以即辰暑雨知時惠鮮秋非恭惟季解判院
卿丈容與鶯行式法大府天棐勤肆台候動止萬
福某屬蒙便了咏門賜以先集已嘗摧謝小兒來
歸重拜誨帖且餉以黃中龍目離支矜之以為暑
服則大勝細葛之含風擘之以沽春酒則未減紅
綃之裡玉降拜珍投則百斯感某棄官九年所待
一死自分與長亭短堠永矢絕交矣而三子出仕
中男次公去秋之官長男長孺今茲六月又之官
小男幼興九月又之官其勢不得不東征逐子如
曹大家也必不獲已姑從其近者近者莫南昌若

也而又未能暑行必也冬春之交半至來秋次公
秩滿來歸老身乃有還家之望兩年之間未有息
肩之期良可憫笑都內之署相州穉圭蓋嘗居之
矣相業摧興不在茲乎惟珍重以須

荅表侍郎

某伏以即辰秋已小立暑猶未退恭惟宮使殿撰
侍郎尊契丈奉瑄祝釐潛天見聖身在霞外望屬
寰中三神扶持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璫咸應某
昨日有自城中來者得報賜妙帖示教新作家人
卦解義詞約理明如斧折薪如水赴岳二五兩爻

尤為易簡若乘此破竹之鋒不數日可了此八八卦矣何必如某旁搜幽討枉却十二年之燈火乎
倚擬風火等詞皆切中二豎所居者醫和之目那得適疾當聞而藥之也感極荷極易贊敬為書一通且妄下一轉語又未知道著否晦翁可痛孔堂兩楹遂折其一其閔吾道興喪非細事也亦既遣人弔祭之得其子文之報章矣敢復以為朋友言也願言珍重即看賜環

吞徐用之知縣

某伏以即辰沈碣過中高寒已早伏惟用之知縣

學士寮舊久御祥琴孝思未愬神介台候動止萬福伏蒙誨帖命戒先丈處士銘章業已宿諾何敢固辭顧老病微軀文思荒落久矣先是此等文字多是大兒代作如錢侍郎仲耕孫揆正之父諸銘吉州誤廳諸記皆其筆也唯莆田陳丞相秉丞相建昌張彥文尚書新安程給事元成諸公銘詩乃平生或思或游之至深厚者不免強為牽課耳今君房遠出御說去家當徐圖之或親作或令取代未可約五日一水十日一石也幸小紓之如已就託黃廬陵轉致差易耳即聽新除

谷廣東雷提舉

某伏以即辰廩秋過中顯氣已爽恭惟提舉郎中
契丈玉節光華使星淵耀霜日所映海波不興三
神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幽屏死灰不燃平
生故人不得寄之以叔夜之書而庭久無退之之
跡矣契丈盛德無兩高誼寡二獨迂拂天之旆左
顧釣月之灣父老縱觀猿鶴呼舞賢者自為人所
不為野人有以致此客則否矣遺騎墜誨撫存押
至先之以東京之玄纁申之以司業之酒錢至於
寶熏名果重叅照坐落英摘葉頗回生意冷牕東

壁皆作春溫書吏糞生又辱收補藁人支賜月給
某無穎士之才安能使役者見愛而不去非故人
此舉則掉臂在且暮耳多詞不足以盡感之一字
未見願言愛此大業即還第頌之綴慰此老懷
某悚息再拜敬問契家台嫺即日涼秋恭惟尊々
幼幼咸集純嘏有委不外大兒前月二十一日已
交職老身就養小須少男冬間之官澧浦然後議
此行其上春之間手令親伯珍近方得書過望過
望

與衡州知府趙判院

某依以即辰廩秋十半顓氣高寒恭惟判府判院
新拜魚書輟從鷺序高牙乃建幕府初開神天是
孚台候動止萬福某謹齊宮奏記司輟仰惟財幸
某自慶此生親見近世麟趾公姓異人林立時則
有若德莊之詩文時則有若德老之勲賢時則有
若從善之才氣漢之政駸唐之白賀方之褊矣今
又側聞判府判院妙齡嶄然卓詭絕出揮玉色筆
草三千牘掃千人軍與寒士一戰而霸姓字聲之
光映千佛名經之中鳴弦壯縣則如來下之馴彩
雉分月名城則如竹西之鴈鳥絲晚登春風玉笋

之班已藹秀出班行之譽翩然厭厭直自詭一麾清
氣開衡嶽之雲高吟動湘江之水借曰遠民之福
其若海內之望青規紫禁式遄其歸子淵所謂可
倚而俟也某老病幽屏姓名不至朝貴之門十年
矣天謗其衷中男次公幸得走趨大府牛馬走之
下陳因之修敬惟一攬而擲棄道旁云

某惶恐再拜僭越敬問台闕玉嫺即日秋清恭惟
尊尊幼幼受祉山則廬陵有可効老聃之役驩以
筮仕云初殊未更事幸得充負衡之安仁監稅仰
事仁賢之主人所謂人皆有一天也情以慶雲照

以德星霑以膏雨舍曾何適矣不勝舐犢之私仰
瀆聽衡之公無任主臣

荅南豐陳宰

某伏以沈疴過中高寒已早即辰恭惟判縣學士
契兄三月報政千室載歌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
福某敬上記以謝先施未見願言愛重不貲之業
對越選表之除至望跂跂
某間者閑焉久不聞問懷賢念舊一飯無譏遣騎
墜誨再披三讀恍如瞻清峻而聆淙琤也鳴弦幾
何時而學道愛人之聲與風俱來以儒飾吏故應

有此不敢望於他人者耳某老病幽屏道旁之櫟
過者不顧故人相存之意誼風凜然足以追舊俗
而回之感歎不足摧謝不荅悚仄

某再拜敬問契家玉姁即日恭惟尊釋受祉山則
有委不外大兄長孺前月二十一日已庇職南昌
小兒幼輿咸陽客舍每辱臨存尤感故意之長也
諸司惟俞漕甚厚今納一書因便送達契兄何待
於此餘皆無一日雅頌貺驟參至感微筆二十枝
聊伴空函報也

與俞運使

某惶恐白事故人南豐宰陳通直

名與先人同文從仕從市

學政事加人數等所至吏畏其廉明民咏其慈惠
某與渠乃翁中書舍人安行兩同朝著情誼如骨肉
父子交游二十餘年此即今宰劇邑盤錯根節
衮沸湯火隨身其間不敢不勉然非外臺獨有之
天情以慶雲庇以萬間涵以滄海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某敢以為託渠今歲季夏方朞職耳三月之
間已有美聲年歲之間必有可觀恐差次部吏此
即得在門闌桃李之下陳不勝幸願之至

與羅必先省幹

某伏自先丈直閣過普州之後久不得書去歲十
二月入城見益公云仲憲十月一日不祿聞間驚
悼涕泗交頤不知到官幾月竟以何疾而終天文
丈人三子十一孫惟先丈仕官方將光顯而遽罹
大故吾親萬里護喪經灩澦出巴蜀歸葬里閭不
使其父為旅櫬客魂千辛萬苦歷盡艱險可謂大
孝老懷忽聞來歸悲喜交至歎重歎重久探無消
息昨日得季周報老病之身久罷慶弔一二日間
當遣幼輿奔慰先此奉唁且致薄奠更宣節哀以
終大事不悉

荅羅必先省幹

某啓清曉已專僕奉疏馳慰尋當聞達行李交至
伏辰手筆赴告披讀流涕不勝悲愴護喪遠歸已
即宅里又為之喜也即辰秋寒云初緬惟息肩小
憩孝履支福乍歸豈無可委襄事有地有日否京
丞相親與其言渠家上世皆用浮屠法葬之水火
每歲寒食只來江臯酌酒三爵燒紙錢數束即是
上塚而京文少年擢第致位左輔可以見郭景純
風水之說繆矣景純自遭王處仲所殺子孫亦無
顯者而後世猶惑於不識字之山人仲謀介卿宗

卿屢遷考妣暴骨再三以求富貴反招短折之罰
老夫家中三世窮儒並無風水願勿泥此不悉

荅本路安撫張尚書

某伏以即辰一雨既霑顯氣初爽恭惟判府安撫
華舉尚書聽履星辰移次翼軫元師崇嶺上流繁
雄五月政成三神慶集台候動止萬福列僊之嫺
受祉姦兆某老病罷黜受一壘於二天之下齋宿
秦記孔夙不莫而兕觥未行之間誨函已從天而
降矣宜先者後宜和者唱挽天河傾東海不足以
渝此忤也惟是老牛舐犢之私仰恩永壺玉衡之

清退而省焉謂借不速戾於至公亦當見笑於大方敢圖教仁答賜恩書垂羣星而落雲錦諏茹煩悉拊存劬愉先之以不忘于湖榜尾之陳人甲之以尚憶蹇叔坐上之半面夏諺謂貴人多忘始亦信之今其然乎否也大兒學製之初當此岩邑微仲尼上律之天憐之在上子美寒兀之屋庇之在下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而來誨諭以舊令小縱譖輩不聳聊致詰治使承後者省力父世昊極之德何以尚此某與老妻相語府公恩斯若此深厚感甚至泣也至於某不才多病之身一生寡偶幾覆

車於太行汎舟於呂梁知難而退棄官九載納祿再暮寒士仰此五斗豈願尚幽獨而取高謗辭實福而要虛名哉先人門戶日就壞墮已既不仕而其子亦可以不仕乎於是驅三子而皆習為吏非父驅之也飢驅之也不然子子老身羸然獨卧空山豈得已而不已乎大兒察其索居無聊於是投其隙而進迎養之說某重告之曰汝則順矣其若以身累人何汝獨不聞夏諺不云乎中人十家之彥寧日增一斛麥無或增一客汝既竊祿於使家矣又挾而父與而母以泄是未能為主入增麥而

及增客也可乎父子既似栢山之鳴每念此兒之請雖不忍拒亦未敢從也不知此聲胡為已上達大師之衡聽乎得兒書云尚書面命之曰而父肯來西山南浦皆有光華及讀來誨則又曰江山寂寥久矣一傳先聲下至草木魚鳥皆有喜也又聞有傳台意者云將肇修方岳連師之職加待之以未至客右之禮蛙鴈鶴料亦與繼粟牙搗錦纜亦與浮家蓋父子窮愁之所願欲而不敢請者我主公皆近探其心而不靳其賜矣如是而不感如是而不就則木偶人而已耳少男幼輿方為裝以赴

澧之監河將以良月行姑俟其行然後老夫婦之行期可卜目也嗣當詳告大兒并奏記以聞焉先此以謝恩意之辱不勝大願願言愛重盛德大業即持鈞樞以福祿四海云

答謝提幹

某伏蒙墨妙一訪生死慰憐於萬命戒先尚書家傳某何人敢承授簡又有韓柳之擬尚書文固不減柳若名德柳何敢望回至於某尚不足以充柳之衛官筆吏而況韓乎不敢當然一生學問文字之交四海才四五人耳而尚書為最所命不應辭

讓但作傳之說若作家傳則家人子之任非外人
事也若作史傳則合於 今上慶元元年日曆中
某月日書云某官謝某薨之下書云某字某臨江
人也云云如某修

孝宗日曆作張魏公欽夫李壽翁三傳是也今某
閑人豈敢作私史以抵吏議乎墓銘神道碑惟命

荅虞知能

某間者闊焉久不聞問遣騎墜教披讀三過喜如
之何蒙封示丈丈直閣萬金之書寄聲於某商略
所書今祖雍公言行欲以議襄陽兵事冠于編首

恐未可也篇首正當書紹興辛巳江上督師一戰
殲渠魁國之再昌舍此宜無大者若道辛卯襄陽
有警本路師漕戎帥請發兵而雍公不許妄動卒
無他虞此特書之篇中足矣未足以冠篇也丈丈
又謂其文名以雍志此又未之前聞也前輩文集
中止有曰墓誌曰墓銘曰表曰神道碑而已今創
名曰雍志此為何等文書乎恐傳笑文士而後無
傳地某今所陳者丈丈如曰不可則願別請儒宗
文師一代大手筆者為之某當再拜而避也

荅建寧府傅內翰

某依以卽辰顙氣彌高積霖小霽恭惟判府微學
內翰報政代藩易鎮河股神天送喜台候動止萬
福某老病歸歟待盡云耳山徑不與東西行者會
鴈亦不我過也欲漉一字其道士繇獨有其人甚
遠之歎遣騎墜教字垂華星語洗晴雪忽覺致身
李中丞之側喜如之何家集拜賜三世文獻一朝
快睹矧南宮望卽與游深厚懷知永肩讀二三策
未竟而淩落不能收也玄穎既佳又腴學落思軋
無所事信十襲挂壁時一敬仰思王公而不得見
見王公之所寄則如見王公焉占謝未詳願言愛

重盛德大業卽持釣樞用畢能事

荅太和阜宰

某病身無俚搔首忽忽偶聞剝啄柴扉者攝衣出
問則詩家者流寄聲訪生死也披讀驚喜卽辰良
月初吉積雨小霽恭惟士直西昌大夫契丈惠化
告成爲裝王覲借留不可神人具依台候動止萬
福送似悵閣新刻真蹟得未曾有鉅公衆作偕來
多荷多荷微惡語輒漉二絕句山谷有靈當笑小
兒強解事也抒謝不莊疎仄疎仄

與周監丞

某卧病空山祗有不如咫尺不見實同千里方寸
尊德頃之九回即辰小春淺寒恭惟高居萬象之
臺獨立一世之表三神離衛台候動止萬福某惶
恐小稟昨晚蒙丞相寄聲彼此免冬年交賀之禮
某本以老病棄官還家求以休息而東西周每歲
建堂堂之陣以夾攻之豈特楚人一歲七奔命而
已無地可以詭姓遁身者忽聞茲命頗解天弢敢
以聞焉漢過不先仰惟執事實圖利之

荅贛州張舍人

某伏以即辰小春淺寒苦雨未霽恭惟判府右史

舍人尊契丈暮年政成二天化洽雨路按堵上流
靜波神天寵綏台候動止萬福某卧病山墅意象
眇昏騎吏打門玉宇下墮思賢新記儒榮古詩聯
翩而來珠流壁合七言雄偉讀之慨然起卦復居
居之意古文雅健攬者宛然逼真柳愚溪之作崕
峒曉目之光章貢秋風之清忽下照藜藿之門吹
盡冠中之埃也至棠陰丹筆之語尤足以破陰陽
家流之邪詞解鬼神應泣之大惑有功於後學丕
變於流俗不少矣恭承命戒記章貢道院或賦某
學落思涸何敢授簡長者有命又不容固辭當款

款呈別遣人送似未是正也許為築三徑小亭甚
榮第小圃偏仄無地可頓去大江二十餘里取材
運甓勞人費財切告賜免此心乃小安耳下覆天
氣頗冷噀呵凍指摧謝不在仰惟洞視

與林總領郎中

某惶恐敬有賤猥小兒幼與愚駮不才初習為吏
充負澧之慈利稅官適有天幸廼獲趨事使星卿月
之末光不勝大願敢祈憐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以
子美萬間之屋訓迪之挈攜之全度之有萬斯幸

與湖北唐提刑

某惶恐敬有賤猥小兒幼與愚駮不才初試吏於
澧之慈利稅官幸得趨事玉節光華之下敢望憐
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以子美萬間之屋訓迪之挈
攜之全度之有萬其幸再有稟白先是上狀嘗以
澧推吳承直環舉主已及四負政欠職司合犬一
章仰于台造乞特輟今年下半年或來年上半年
一京削以成就其改秩之榮更祈蚤賜剡發至銀
至扣

與江陵府楊侍郎

某惶恐敬有賤猥小兒幼與愚駮不才初習為吏

元貞禮之慈利稅官適有天幸迺獲趨事詩書之
帥不勝大願仰祈禱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以少陵
突兀之屋訓迪之挈攜之全度之有萬斯幸

與醴陵錢知縣

某伏以即日苦雨未霽殊妨歛藏恭惟文季知縣
國錄契丈暮年政成民咏神介台候動止萬福契
家玉嫵均慶某老病侵加縣車待盡無足談者君
子學道則愛人昔聞其語今見其人醴陵之民一
何幸也廬陵今秋兩月不雨兩月連雨前日大田
可縱燎今日遺秉又生耳矣潘縣歲事定復何似

小兒幼輿之官澧浦寄徑提卦敬令一拜函丈願
扣囊底書以振德之所祝愛重大業拭目壁水蓬
山之際

與澧州趙守

某伏以即辰良月初寒積霖新霽恭惟判府太中
幕府肇開高牙乃建民咏何暮化孚崇朝三神具
依台候動止萬福某移病引年垂車山藪亦隄藉
芒寒色正之末光旁燭之也千里而遙何從晤對
願言寶珍龜玉翔集孔鸞衆蔭未移天子有詔
某竊觀近代人物眇然獨環奇絕特之產過半出

於帝家之璿源玉水是殆有相之道時則有若判
府太中用周室麟定棟韓之英漢宗鴻寶苑秘之
彥而挑青燈磨破硯著鵠袍與四海九列之窠子
鰓生角雕龍鏤冰之技於饜蟲爆竹之場取先群
雄闕其口而奪之氣顧不雋哉至於鳴弦歌有學
道愛人之去思分風月有驥足未展之嘉歎澧陽
文獻是惟屈宋指玦折瑤之窟宅也橘頌衣鉢今
有傳矣褰帷屬甬而令修於庭戶之間人自得於
湖山之外信矣類非俗吏之所能為者耶敢以為
遠民賀併以為江山賀非為執事賀也

某惶恐再拜僭易敬問駟馬高蓋之門闌風方壺
之嫵即日冬初恭惟尊尊幼幼受祉茲兆某惶恐
有稟小兒幼與愚駭不才試吏之初適有天幸乃
得走趨仰事宣州仁賢之主人真所謂人皆有一
天者某不勝大願願燾之以仲尼上律之天庇之
以子美突兀之屋訓告之挈攜之震風凌雨今知
免矣

答吳節推

某屬者便了送花之歸囊篋細碎之報語在前書
矣即辰苦雨未收恭惟景陸節推學士尊親以賓

贊之良兼守貳之重神介台候萬福親家王嫵均
慶小兒幼輿之官監河得託懿戚之茂東坡與王
定國書云吾兒即公兒也何俟多囑唐憲文字再
趣之矣

與秉樞密

某伏以即辰積雨新晴六合清節恭惟觀使大資
樞使相公珍臺間館阜伊冠倫御風騎氣松喬離
衛鈞候動止萬福某伏自昔歲吳推遣使了詣福
唐因之奏記及其還也報以雲錦之書華星之字
此惠已弘多矣而又餉以荔子石巨之珍芳紅綃

玉膚光映冰盤江風海雨寒入牙頰野人菰莢之
腹人世煙火之腸坐覺三洗而九滌也榮感欲次
膏矣先是鈞樞台鼎小移六符之隱橐堯戟壽甕
作三山之行竊意

皇上未察必謂是役也周公分陝行且式遘其衣
衣裴度鎮洛方將注想於元老不悟其假此以釋
寵榮翩然而還里第也某不勝主臣敢有白事頃
者不度分守僭以親戚澧州推官吳承直環舉負
踰七望八已三負輒仰于造化乞賜鈞播即蒙千
金之諾以來歲上半年京削收錄之且頒以照牒

矣今茲嗣歲至矣再遣使了駿奔以請奏牘一類
文書敢冀給界此僕以歸有萬其感抑過於某受
此恩也今晨始霜病指欲隨嚶呵凍筆墨淡字歆
皇恐皇恐宰席虛左正俟我公之歸告廷風雷四
海傾耳

荅隆興府黃倅

某伏以小春淺寒積雨初霽即辰恭惟府判太中
年家丈共理帥藩同宣皇化民咏豈弟天迪仁賢
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不敏致敬小阜死罪死罪
未見君子願言愛重大業即登春風玉笋之班

某幸甚辱在先太中龍虎榜之末陳講若盛名之
下如五緯天垂四嶽王立顧公出我處相斷不逢
庸非咄咄怪事耶台座挈國濟民之業敲金擊石
之文挾斯具遭斯世于青霄而直上凌太空而徑
度亘也顧俯同濂溪之集章貢定國之來淮海何
歟將西山之英東湖之神俟吾墨卿之臨求偉詞
俊語瀾被落霞秋水之寂寞歟某老矣而大兒有
迎養之請大帥詒嘉招之書儻負薪小愈尚堪力
疾一往則見賢人傳賢書天其卒相儂家歟而尺
素修好乃辱長者先施焉薄雲之誼篤矣策馬之

誠齋集卷第十一
殿忸矣負荆之謝阜矣

某皇恐再拜敬問年家神清台憺即辰冬寒恭惟
尊尊幼幼受祉姪兆有廬陵委顧畢力某惶恐賤
猥太兒長孺愚駭不才冒試制邑適有天幸得趨
事介師之下風東坡與王定國書云我兒即公兒
也敢以此自飭於門下惟二天覆露而全安之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一十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一十一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尺牘

與余丞相

某伏以大冬有倣霽暉未舒即辰恭惟觀使大觀
文左丞相上能芒寒造物與游霄垠咸若河嶽盡
護鈞候動止萬福恩闕相憺錫羨姪兆某山鹿野
麋之姿夫須獨速之生耄矣病矣已矣於身外事
於人間事恍兮如隔世矣猶有痛掃溉而不除者
胸中一點耿耿感激投分之意氣不侵久要之然

諾雖欲如寒灰之不然槁木之不芽病未能也而況野人之塊屑在化工大鈞之播寸草之心未報陽和三春之暉是可忘也孰不可忘也然雙鯉尺素之敬有虛月於中消千里命駕之約意寒盟於載書不曰肉黃頭白眉高頓隱坐則有垂釣之偈行則有可笑之蹙而然耶抑亦石齧我趾龍覆我艇陸則有犖确之徑水則有洄欵之濤而然耶每一念之未始不作惡數日也若夫清風明月必思玄度高山景行獨仰仲尼皇天后土實臨此心側聞相君潭潭公府與珠履落之久矣東望佳氣想

見綠野之堂碧瓦拂日翹材之館華裾織翠獨樂之園花竹秀野反顧荒倉曾不得陪燕雀侶鳬魚於上下曳長裾彈劍缺於前後良可憐哉良可憐哉廬陵自七月十三日不雨一行槁乾至九月一日大田可以縱燎自九月二日雨一行霖淫至于今日遺秉又復生耳餘生逢此咄咄書空坐待土銍之不煙塵甑之不粒也老瓦盆癭藤尊不待寄嵇叔夜之書而鄭不來矣三衢歲事定後何似丞相袖中有作霖之手而小靳於九州四海獨不可貶及於鄰里卿黨乎專走便了奏記東閣略無一

物可以伴黃耳者竹萌五十斤人面子乾餘甘乾
各一千合晉趙贄諸籩人真所謂野人之義芥子
雖有區區之意亦已踈矣惟不標而出之大門之
外有萬其幸天扶柱石人後鹽梅可不寶之珍之
愛之重之以答揚其意耶以公歸兮之雅尚能為
聖世賡載之

再與余丞相

某屬者專僕奏記恭想聞達茲復賤親戚澧州
推官吳承直環頃蒙鈞慈頒賜照牒舉辛酉年上
半年改官親民任使丞相一倡群公並和今得舉

主四負矣嗣歲且至渠今遣僕奏記拜請奏牘一
宗文字敢祈鈞旨願指典籤特賜剡發以授去僕
以歸有萬其感恭惟如天之恩某實並受之

答新車輅王判院

某伏以積兩新晴六合清節即日恭惟子林判院
鄉友歸軒錦繡待綴班行神介燕喜台候動止萬
福某恭審錫綸言於殿城除車府之戶即寄徑於
斯亭衢孔通恭惟雕慶某小緩修賀廼辱相先偶
以三子皆出無分勞者罷於書問臂痛復作自此
恐與管城子永絕交矣口占刁筆吏推謝併惟大

貸

谷安福徐令

謙亭

某伏以卽日至後晴寒恭惟安城大夫徐君執事
惠化宜民廣譽旁達有相之道台候動止萬福某
生無他好而惟文詞之好顧近世古音絕響久哉
談學問者薄之以為技驚儻偶者殺之以為淡於
是退之之五弦可薪而南豐之八珍可屏矣談不
自意彭蠡之濱有執事者獨奏人之所莫奏而味
人之所不味頭白肉黃之叟竊伏林下聞其風而
悅之豈不欲屬垣其霖雨崩山之遺音染指于函

牛猷黿之惠餒哉大兒長孺曰翁嗜之兒有之當
翁奏翁啖也斗藪敗篋未始云獲而大瑟中琴山
層海錯畢陳于前矣滿聽清鏘大爵雋永何其奇
也又何其富也如論盜書見憂國之遠圖如總壁
記見勤民之深惻如吳畫記續愚溪之斷弦每竊
嘆惜古文其遂熄矣延斯道之光以炳來者不在
執事其將焉在楸之竟之進而益進其又有弘於
此者乎惠我無疆言之不足寄贈潭帖古碑曰燭
皆清且佳敢不重拜惟為斯文自愛當有夜誦子
廬者

與衡州陳通判

某伏以即辰景迫周年霜酬霽日恭惟府判太中
分月湘江開雲衡嶽民咏豈弟天迪仁賢台候動
止萬福某不慙老及暮用下風吉蠲頌泓徹名謁
者邈未瞻進賢之冠輒進保金軀之頌式佇駟召
怒飛鵷行某蓋究觀近代人物之鼎盛莫三山若
也而鼎盛之中華半冠出者孰居太丘子孫之右
者前有兩博士之制科後有一樞相之斗魁磊磊
相望日杲星垂宗不乏人執事以撐霆裂月之筆
收片玉一技之名清風震山游及破竹年甫強仕

而聲已溢世昔人謂士元非治中別駕不足以展
僕則謂雖治中別駕亦未足以展執事也然東坡
倅杭瀛溪倅處在二先生則為不遇矣顧不為兩
郡江山之遇耶僕是以不以衡湘為執事慶而以
執事為衡湘慶今人恐未知耳若老朽之人方幽
屏待盡猶及見執事之蜚鳴也及今相聞獨不可
乎惟執事財幸

某竦息再拜敬問台閤玉燠即日恭惟尊尊幼幼
受祉山則有廬陵委顧奉承之某皇恐僭有至艱
中男次公不習為吏自試譏征適有天幸乃得走

趨服事於旗纛旄麾之下親炙薰陶於宗師道德之側抑諺有之鄭渠無旱畝崑山無礦土前之說以徵恩紀之此後之說以勾樂育之惠惟執事垂意焉

荅范監稅

某伏以涓年受代嗣歲來歸即日恭惟判院直閣契丈新除近天神介台候動止萬福某間者聞焉久不聞問乃心尊德無頃焉置忽慙誨帖驚喜不勝恭承來諭如先集刻印行矣僣叨將有分賜於野人者病眼作花若無異書以金篦之日復此賜

如飢腸雷轉而望脰蹠如渴肺塵生而須危露也未見願言寶珍大業立俟明廷孔鸞之集

荅贛州張舍人

某屬者行李還返因之奏記以謝嘉惠且一再祈恩以妻姪孫羅令瀛為門下薦乞特輟今年上半年首章京削以為破白之舉茲辱遣騎墜以玉字之書諭以金諾之實大師之橐堯戟纛曾未西柄而春風已先到河陽之桃李矣厖恩特達何異老身之親得出其門也多言何足以寫中心之感官壺拜賜臨行遺愛而不忘一野人况十邑之毗乎

書吏續食併深銜戢餞行二詩別紙呈似依依知
已之意抑亦見嫉兆之一端云

與湖北傅提舉

某伏以即日由元至人猶寒已暄恭惟提舉寺丞
登攬霜清風采嶽動百吏震疊群黎謳謠天迪神
保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三肅九頓首奏記謁者仰
惟財幸

某半生漫仕十里九山常推輶焉顧獨有負恃而
矜喜者不曰盡交天下之名勝乎而其尤者則未
有過於草堂一家之父子兄弟間者也初與侍郎

公同朝一見如舊相識繼與郎中公同朝立談到
金石處最後與內翰公在朝則邁羽在外則合符
僕之於執事事契似不薄也然有遺恨者識機未
識雲覩元方而未覩季方也搢紳先生曰執事詩
似父文似兄德業節槩似二祖其名位宜過之無
不及也而尚乘孟博之車按壽昌之庾宜乎否也
惟執事小須之時有求於執事者非執事者有求
於時也某老矣病矣已棄人間事矣不敢復讀天
下之書不敢復言天下之事矣然猶惓惓於執事
而不能去者詩人不云乎空餘見賢心忍渴望梅

嶺執事幸無忽

某惶恐再拜僭問列戟拂日之門安期羨門之嬖
即展恭惟由尊及穉茂介春祺某也里居庸詎無
一事可以效牛馬走之役者願承命戒某惶恐致
敬之初不應及其私抑聞之苑彼抑斯鳴蜩嘒嘒
言大者之旁小者無不容也第三男幼輿馱不更
事初學為吏今充慈利監稅之負適有天幸廼獲
走趨服事一世之先生長者諺云鄭渠無旱暵崑
丘無礦土前之說願以徵福繡衣使者履露之恩
後之說願以沾句文章巨公教育之恩惟執事惻

之

咨本路彭提刑

某恭承使華賜以誨墨敬襲六為七之學摘駢四
儻六之詞如遺所尊豈僕敢拜敬以歸納仰乞賜
知趙戶荷領略欲見職令之辨渠千台造且夕必
自呈爵里也某惶恐復有至懶南昌令長孺乃某
長男也不才試邑適有天幸乃得趨事繡衣之下
風敢祈先生長者賜以萬間廣厦之庇或他時考
案所部官吏之殿最願沾丐薦墨之膏潤寒士寸
進繫此一援手千鈞之巨力抗之則九垓之上乘

之則九洲之底惟仁人動心焉不勝祈扣深切之至

答臨江葉守

某伏以維仲之冬積雨新霽即日恭惟判府判院契丈流化名城暮年報政民樂豈第天迪忠賢台候動止萬福今茲書雲隋絢迎月舒長陽氣潛萌君子道長哀對小至瑞慶大來某以園卹不敢哦烏鳴拊立之音為巍巍大厦之賀反勤長者勞之賚之天落雲錦之書月對華星之字三反九復清風襲人又重之以縹玉之酒金漿醪先薦屏攝洗

殘開膏漢之蘭生隋之玉薤沙洛之醪鄴程鄉之若下風味勝絕何必減焉冷牕凍壁頗生春溫有萬其感契丈以石林先生之聞孫祥刑使者之賢子芝蘭玉樹趾美前芳文學政事兩有家法平易近民之聲中和樂職之頌風自北而南洋洋溢耳也乘此一陽之復遂膺三節之召徑登春風玉笋之班某也蓋目望之高蓋列榮之門安期羨門之雋即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廬陵豈無一事可以效牛馬走者驩以承命

答本路彭提刑

某屬者上記以謝刺薦羅親之恩蓋出於聞而知之也既而羅來訪具能言契丈所以延佇者甚厚既飲食之又餽贐之又命舟以載之其擾清治端不少也媿感何已茲蒙遣騎墜教申之以名酒之餉兼以石刻且辱妙句寵和屢倒倡者拜受有萬其感旧苦臂痛偶三子皆之官無分勞者罷於書問舊疾復作不能執筆敬倩女塔陳丞代書此心殊不滿也併幸台恕

荅萬安趙宰

某伏以即辰至後景長積雨小霽恭惟載道知縣

朝議契丈鳴弦政成民咏惠和神勞豈弟台候動止萬福近新進奏判院曾仲卿相過極談龍頭書院絕境江卿未有恨不得飛隨其間觀文物之盛也茲蒙遣騎墜教有霜柑黃雀山藥之餉厚意所臨拜受珍感舊苦臂痛偶三子皆之官無分勞者罷於書問舊疾復作不能執筆敬倩女塔陳丞代書此心殊不滿也併幸台恕

荅隆興張帥

某恭承緘翰索繭重以名酒肯多洗琰開嘗漢之蘭生隋之玉薤沙洛之醪鄴程鄉之若下視此風

味之勝絕何必減焉榮感之衷已奏記摧謝矣別
楮又勤親染華星之字暖律之詞燠体押至連雲
無柄病身莫寄而嚴鄭公之眼獨為少陵野老而
青焉窮途易感不知老淚之沱若也小男幼與前
月二十四日已之官澧浦之監河矣而天寒既至
霜雪既降老妻有小痼疾怯寒特異迨春微和當
議行期也

荅福師張子儀尚書

某伏以即辰書雲舊綯迎日舒長恭惟判府安撫
華學尚書尊契文台斗祥光詩書元帥威惠允洽

天天咸若哀對小至瑞慶大來台候動止萬福某
昨六月間新安福林簿

待問

來自三山云有歸者

某因之奏記以賀建牙且謝戰轟出修門之日賜
書告行其中稱某與徐達書酷似柳子云者今蒙
高誼不遠千里遣一騎寄雙魚驚喜披讀乃知此
書未達何也契丈幕府肇開曾幾何時而平易近
民之聲中和樂職之頌已與風俱馳與川爭流君
子時雨之化儒者德風之政故應如許類非俗吏
之所能為也而來教乃謂自今似之官之後頗起
婦歟之興何也西京之韋父子丞相本朝之呂大

小申公公家先正大參炳靈在上門戶之責不責
之賢孫而誰責也契丈勉之頒貺羅池蕉黃漆園
髹器君謨水蒼之鈐鍊師蛺蝶之羅歲時雜記又
得異書此意厚矣降拜不勝感戴之至辱問近詩
今有山居雜興二十四絕句謹錄呈似未見君子
願言珍重乘此一陽之復遂膺三節之召先之以
世官申之以韋呂且且望之

某惶恐再拜敬問契家玉姪即日垂歲令節恭惟
尊尊幼幼受祉山則大兒長孺近七月元職南昌
縣事中男次公去歲仲冬元職衡之安仁稅務小

男幼與前月下澣啓行赴澧之慈利稅務仰蒙諏
及故稟有委願承命戒

答贛州張右史移廣西帥

某今月十一日已令書吏龔世榮持斐然之文呈
似矣今辱遣騎下教乃十六日之書蓋兩不相值
偶然參差耳計程當已上達也恭審帝謀元帥公
應疇咨自玉虹翠浪之鄉建羅帶碧簪之嶽蘇恭惟
慶愜某僭有至懶妻姪孫從政郎靈川令羅瀛既
冠收科能文能政幸得仰事詩書之帥敢乞先生
長者特輟慶元七年上半年一京削為之破白之

薦一經拈出諸司必和不翅某受此恩也拳拳至扣

答臨江葉守賀年

某伏以即辰自元至人猶寒已燠恭惟某官暮年而化千里而謠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黃冠野夫又逢獻歲遐想畫戟森衛華裾如葱躋彼公堂稱觴介壽隔一帶水罔克駿奔寸心惓然獨有毖毖乃蒙特遣行李隧以玉書尉存劬愉訪問生死三肅使者感榮萬斯占謝勿草何以報德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思先賦是詩以為善禱卿月昇

金掌王春度玉墀後賦是詩以為善頌云

答隆興府張帥

某伏辱專介疾馳中宿而至手札下逮累百其詞報以大兒屬疾之詳既遣和緩以視之又委斯立以主之曲折指縱戒以持重朝曛存問反復商略家藏萬金之良藥輟以餉之古人三年之宿艾訓以炷之小變則為之蹙頞小退則為之解頰竟與起死可謂更生叢爾小官愛若已子壽載鞠育之恩何以尚之奉教感泣以喜以悲亦得大兒親書報以小愈惟是銜恩戴仁不知所報抗回之草顧

印之龜未慊由衷之萬分也以謝一二仰惟此言省

荅隆興府張帥

某恭承行李押至恩書單傳將命兼程而駿奔及門者弗越於信次先諭之以兒疾之小愈申告之以兒體之復初深惟生死肉骨之恩私彌覺河海華嶽之淺鮮何以論報莫知所云當今此兒効死門下抑折骨絕筋而後已奚服箱歷塊之足辭雖不足於使令猶庶幾於夙夜某舊苦手痛近偶僕作留二介七日今晨僅能執筆抒謝已後矣不勝主臣不勝主臣

與湖廣總領林郎中

某惶恐白事廬陵兩年旱潦而吉水為甚且如貧家歲收米鄉小斗九百餘石而去秋放佃戶田租主分米四百石他戶可類推也恭聞使司移文委本州趙倅同吉水秦宰鑑和糴米二萬石此聲一傳民戶駭懼若乘去秋八九月米熟之時糴之尚恐無可糴者而使司之命乃十二月之命今民間安得餘米以應公上之糴乎萬一州縣奉行則號令必峻追逮必急穀價必信民食必艱敢望上應列宿之暉下燭民瘼特與改命速行住糴則一邑

生齒免轉徙他邦損瘠溝岳仁人如天之恩何止
活千人而已秦宰有公劄子來求某一言於使臺
併以呈似

荅經略左史張舍人

某恭承一个行李隨八法親書寄似三碑拜受悚
感適此小溪驟漲春雨斷橋亦無柳陰之小舟可
以利涉者而又野人蝸牛之廬門不容輒巷不容
軒元戎小隊橐堦拂日旆旌絳天前第所次羅閩
所呵將於何而頻之得免照臨乃幸乃荷草草推
謝十分未見其一端也

靈川羅令瀛已荷季諾賜以補章敢望終惠
與周丞相

某系得謝幹峴書云丞相許為其先碑題蓋今此
文已就敬委陳倩持以呈似文有傷理有避礙有
害辭者願即塗改復擲還此本當一一師用先是
石人峯詩仰勤妙跋詞藻滂葩源委洞徹盡發曹
劉李杜未睹之秘觀者以為某之詩真足以當此
不知老先生眼力到處胸中蘊此一段詩評久未
吐出特因某而發故借石人峯以裝鋪席如子美
之黃四娘退之之毛仙翁東坡之雲龍山人半山

之方仲永耳所謂周子之兄之前不得談莊生之
化為蝶也荷荷長孺次公幼與前後皆拜薦補之
墨三子知免且有進寸之望矣感恩豈有涯哉

與淮西韓總領

某惶恐白事廬陵兩年旱潦而去年為甚五月大
水自六月不雨至于九月幸而間有陂塘車戽者
抹得三五分而十月一兩連五六十月高者生耳
下者為泥土且如貧家歲收鄉小斗九百餘石而
去秋放佃戶田租主分米四百石他戶可以一粟
知秋也屬者恭聞總卿曾丈行下倅廳收糴米七

萬石趙倅及州民上下惴懼不知所出趙君即具
公文乞行蠲免適有天幸而台座肇新總臺之政
仰蒙特免其半此恩不貲州民始有更生之望然
此舉若乘去秋米熟之時糴之尚恐無可糴者今
民間旱後入春安得餘米以應公上之須萬一尚
糴其半則州縣奉行號令必峻追逮必嚴穀價必
倍民食必艱敢望上應列宿之暉未忘舊部之民
特與改命盡與蠲免則一郡生齒免轉從他邦捐
瘠溝岳仁人如天之恩何止活千人而已趙倅以
某受門下之知不淺來諉某為邦民一言有書來

囑敢併以呈似

荅吉州趙倅

某屬嘗奏記仰于使廳給榜約束水利事特蒙報
教其應如響一鄉之民鼓舞恩紀何必減子威
鬼之謠不寧唯某一家老稚之感恩而已茲領誨
帖命戒韓總卿免糴之書尤見勤民之仁心某亦
受賜一人之數聞之距躍三百驩以奉承敬以呈
似覽畢望願指書吏緘而蠟之幸甚

賀本路俞運使赴召

某今晚得邸報恭審契文膺受璽書徵還金闕即

傳除目遂冠從班恭惟離慶某辱在興游之末其
喜其抑尤在人先老身遠跡欲送南浦其路無繇
敬哦唐律兩章以餞班公登仙之行惟一覽幸甚
幸甚

荅湖北趙主管

某昨蒙維舟江許迂轡山野猿鶴驚喜泉石煥耀
老病之人何榮如焉伏奉誨帖加遺少失元直之
藥四客卿三墨兵一周粟之誌拜受至感微小詩
今以呈似諸公牛腰併歸行李

與湖北唐提刑

某屬者一再奏記尋當徹聞茲復三瀆未語先忸
伏自台座未登攬之初嘗亟以親戚澧州吳推環
為薦亦聞進拜即辱異知稱賞其才而歎惜其淹
許以論薦而告以少待此意已不貲矣然以諸公
間皆薦人來那融未行極知區處不易今則上半
年文字已不敢希覬矣某亦豈敢咄咄相逼第吳
推秩滿近在今參考任過足已有舉主四負所大
闕者所極緊者正患未有職司與合尖之章也二
者之恩舍門下誰適者代者今夕至則詰朝秣其
駒矣嗟乎殆哉嗟乎某誠不識好惡千控萬告欲

望台座特輟今年下半年一京削以成就之吳推
一生昇沉視此一舉豈惟吳推感此燾載生成之
恩其實並受之諸公所薦多有初到任者似未渠
晚也意迫詞危併祈未督過之尤幸尤幸

某恰作此書間忽得大兒知南昌縣事長孺遣人
來報云小兒幼輿誤蒙異顧特招入臺暫攝幹官
老夫婦聞之驚喜伏自惟念非常之寵不貲之恩
孺子眇然何以堪此連雲大厦遂得託而棲九里
洪河遂得挹其潤豈不謂之如天之福哉更望先
生長者教育後進訓迪其所未能涵容其所不逮

終始其存而全度之不勝大願

答吳節推

某昨晚長孺遣人遞至手誨論及唐憲文字事永氏之子蟬翼之力不能成事至勤再三今復泚唐丈一書就令南昌人持至武陵憲臺投下却詣澧浦奉報仍批戒幼輿令時復一提之也懇切之詞不遺餘矣後欲復作茂以加矣其濟與否非所及矣公幸察我公幸恕我

花皆奇品千葉無價第石門劉氏二株皆未見花技葉一色二種也去秋來書云二種非

也

答新塗縣鄭宰

某伏以即日禊事孔通毛空峭寒恭惟判縣朝議契兄學道愛人暮年報政民咏神聽台候動止萬福某敬恭上記以謝先施伏惟財幸

某屬者選朝丈丈侍郎朝退一字之行意氣金石亦聞梧竹鸞鵠五色炳蔚刺欲滿聽戎談以濯軟紅役卒歲竟非微尚遺恨逮今敢圖誼槩崇崛先我繼好一封雲錦飛墜荆扉訪問死生激烈衰懦自視猷然何以稱此惠也侍郎起居狀遂得剽聞

便覺王立長身在吾目中欣遇豈少哉最聲藉甚
下轉上聞蜜縣故事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盍少
須之

荅虞制機虞知府

某恭承伯仲不遠數千里遣一介行李賜以手札
申以長牋示以先師相言行委以銘詩某也師相
先生老門生也且嘗職大史其何敢辭第所示言
行數千萬言古人所謂終身不能究其說者某今
年七十有五衰病垂死安能歷覽且如國史張魏
公本傳及莆田葉陳二丞相墓銘其家子弟皆撰

成行摺一編不過四五十版二三萬字某所書止
存五六千字皆三年而後來取敢望伯仲視此三
家凡例纂成一編版數字數皆以此為準却再示
及當為落筆蒙貺厚禮既未作文字豈敢虛受已
對來介坊封點數依前緘封責來介交領回納宅
庫伏幸察至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一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二

東宮勸讀錄

陸宣公奏議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論公邊守備事宜狀

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
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
萬里曰古今論禦戎之策者皆以嚴尤為至論某
以為不然尤之言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
焉至於上策自古未有得之者來則有備去不窮

追故宣王薄伐之師止於太原而已此尤之所謂
中策也武帝虛內以事外漢與匈奴更勝迭負未
嘗不相當也非晚年之悔漢亦殆哉此尤之所謂
下策也至於秦築長城征匈奴匈奴未亡而秦先
亡矣此尤之所謂無策也至於上策亡之聖人蓋
得之矣而尤不足以知之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
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
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于百姓之譽罔拂百姓
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非堯舜禦戎
之上策乎蓋其上策大槩有四曰修身曰愛民曰

用人曰立政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
于樂修身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用人也疑謀勿
成立政也罔違道以于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
已之欲愛民也四策備矣又以無怠無荒朝夕策
勵以終之如是則中國安強主德無可議國勢無
可窺四夷安得而不來王乎此堯舜禦戎之上策
也而曰古無上策尤策謀之士無經術之學顧何
足以知之

國家自祿山崩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
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來襲吞

噬無厭廻紇矜功馮凌亦甚

萬里曰自古夷狄之患寇攘中國則有之矣橫行中國則未之有也其所以能橫行中國者非夷狄之入中國而中國之納夷狄也今有人居山而憂虎者亦不過高其藩牆固其門關虎亦安能為害哉不幸夜半而狼入其室恍惚之間無以制之則開門招虎以制之狼則去矣虎可去乎唐肅宗是已天寶之末祿山作難明皇幸蜀肅宗即位於靈武欲先取兩京非不善也然以中國之力取中國之地何不可者其患在於取兩京而欲速是故乞

師於吐蕃借兵於回紇祿山則亡矣兩京則復矣而吐蕃回紇之禍不至於唐亡則不止其過在於結夷狄以取中國也雖然誤肅宗者高祖也高祖起義兵平隋亂欲速取關中是故用劉文靜之策假突厥之兵千有二百人馬二千終高祖之世無歲無突厥之寇是以肅宗祖其遺策也豈特誤肅宗而已乎石晉假耶律德光之師以滅後唐而得天下不知夫滅唐者耶律也滅晉者亦耶律也結夷狄以取中國且不可而況結夷狄以取夷狄乎本朝禦戎之道亦盡善矣來寇則與之戰不來則

與之和與之戰如真宗澶淵之役是也與之和如
列聖屈已而與之幣是也是以聖聖相承中國承
平者一百六十有六年自漢唐以來未有也惟宣
和間聽王黼童貫之言用趙良嗣之策遣使自海
道約金人以滅遼遼則滅矣而中國始有靖康之
禍此結夷狄以取夷狄之過也至今勞聖主之
憂可不戒哉

擇將吏以撫寧衆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
耀德以佐威能通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
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

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
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
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
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壇守要
害壘蹊墜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
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必寇不
聞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
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
之使其勇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
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

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

萬里曰堯舜三代之後禦戎之策惟陸宣公得之豈特唐可用也至今可用也

太子曰甚善甚善

乞不殺竇參及免簿錄莊宅三牀

萬里曰竇參何人也學術之未嘗古今之不知徒挾其小才一慧時出一二可驚可喜之事以中德宗之慧察是以喜之數召見而問之獻納論思安用此物哉意其所陳非街談巷語之鄙事則說諂

面諛之巧言也及其以此而為相謂變理寅亮之業盡在是矣延英每對同列皆退而已獨留彼豈知所謂所言公公言之者至與其徒譖陸贄以受賄帝怒而逐之又欲殺之贄雖救之帝竟殺之寵辱之反何其亟也孔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事君數斯辱矣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孟子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參身居稷契周召之位而甘心為宦官妾之職無事君之大節而伺遷

為小忠初以此進身卒以此殺身蓋初以小察而
或中故主嬖之以為忠卒以大譖而無實主始悟
其欺此無他矜盆成括之小才而未聞大臣以道
事君之學也其進幸也其死非不幸也嗟乎參之
譖贊也不遺餘力而贊之救參也亦不遺餘力君
子小人之存心其相去近遠何如哉論德宗者皆
知其猜忌刻薄受欺姦諛是固然矣至於參之譖
贊何其灼然不惑斷然不受歟使任贊有終豈特
可以還正觀開元之隆哉雖成王不疑周公孝昭
委任霍光何以加焉

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
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
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
已百姓舁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
畢今若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即是
一年之中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
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為
騷悉理在不疑臣等又勘度京兆此來
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
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

輪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為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胸臆斟酌限為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

萬里曰裴延齡為度支建折稅市草之議每束折

錢二十有五舊制諸縣載草入城一束之草車腳之費為錢三十有五買草之價半之為錢十有七今延齡每一束折錢二十有五蓋名增而實減之以欺德宗而行其說也蓋舊制為錢十有七而今增其八是名增之也較之車腳之費則減其錢二十有七是實減之也德宗樂其名之增足以利民而不知其實之減深足以害民延齡何苦減之以害民也蓋減車腳之費每束之錢二十有七而折市一千萬束則是一歲之所減為緡錢者二萬有七千矣以所減之錢為羨餘之獻則寵愈固而官

愈尊此延齡之所以減其直也德宗一歲樂於得二萬七千緡之羨餘而忘於失京城百萬之民心陸贄所以極論其不可也大抵天下之財有常數過常數而為羨餘者非增其所當取則必減其所當與增其所當取者括克也減其所當與者割剝也裴延齡以括克割剝而得官職德宗得羨餘而失民心人臣得官職而人主失民心人主亦何利於此哉

萬里讀奏議既終篇執牙篋白 太子曰進言易聽言難聽言易聽言而用之者為難贄之事德宗

論諫皆本仁義使德宗能聽之聽之而能用之則可以堯舜可以禹湯可以文武下猶不失為漢之七制唐之太宗德宗不惟不行之且不聽之不惟不聽之至於疾之惡之怒之怨之幾欲殺之使無陽城贄不幸為龍逢比干未知德宗何如耳此非贄之不幸也唐之不幸也然君臣之相與固有不過於同時而過於異世者贄不遇同時之德宗而遇異世之聖上既使金華之官讀之於講筵後使鶴禁之僚讀之於東宮蓋異世之臣而得其君同時之父而傳之子贄而有知亦必自慶矣非贄之

慶也天下國家之慶也 太子曰侍讀每於講讀之間議論多所發明甚有開發

資治通鑑

宋文帝紀 九月讀

元嘉二十四年衡陽文王義季卒自彭城王義康之敗義季縱酒至成疾而終

萬里曰文帝即位之初以傅亮謝晦廢其兄營陽王而弑之弑之而立文帝文帝至於問營陽所以死之狀當此之時厚兄弟而薄天下何其盛也至於義康初任之以國柄卒置之於死地至使義季

亦託酒以死又何義也大抵情之矯者必復愛之過者必反兄弟之親厚之以恩可也厚之以權不可也文帝以權而厚義康厚之者殺之也文帝之矯於此復矣

元嘉二十七年魏主遺帝書曰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切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拔耶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耶

萬里曰太武之書非禮書也嫚書也文帝即位以

來殺傳亮殺徐羨之殺謝晦殺檀道濟殺裴方明
道濟之死舉憤而投諸地目光如炬曰乃壞汝萬
里長城魏人間之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文
帝之舉措如此魏人之嫚書所由至也大抵人主
在已不可以有失德在民不可以有虐政不可以
害忠良儻或兼是數者而有之外則為敵國問罪
之資內則為姦雄倡亂之資古之人主有為之者
商紂隋煬帝是也紂之惡自以為有命在天也然
其罪武王得以作書而數之曰今商王受惟婦言
是用為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百姓焚

炙忠良剗剔孕婦斬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亦惟
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所謂外則
為敵國問罪之資者也隋煬帝性疾人諫曰有諫
者必不置之地也然其罪李密得以移書而數之
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澤東流之波流惡難盡
此所謂內則為姦雄倡亂之資者也文帝南朝之
賢主也在已無失德在民無虐政元嘉之政比隆
文景然殺無辜害忠良之罪猶足以招魏主嫚書
之辱使其在已有失德在民有虐政則魏主之書
辭其止於此乎此可為文帝賀亦可為文帝惜有

天下者可不懼哉

太子竦然曰極是極是

崔浩撰魏國記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刑石列於衢路北人見者譖之以為暴楊國惡帝命誅浩及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

萬里曰治古無族法罰弗及嗣舜之法也惡惡止其身仲尼春秋之法也罪人以族自紂始至武王而除之夷三族自秦始至漢高帝而除之元魏之

法非中國之法也夷狄之法也崔浩以直筆而獲罪高允爭之以為罪不至死太武誅之亦已甚矣且夫一人抵罪妻子未必與知也族人何與知焉族人不與知也親戚何與知焉既誅浩復盡誅崔氏又甚矣復誅盧氏郭氏柳氏愈甚矣大抵法之太峻非人主之福也法太峻則其下皆有不自安之心下有不自安之心人主欲求自安不可得也故紂及身而滅秦二世而亡太武及身而戮萬里聞之蘓軾曰生民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蓋歷代之虐刑至太祖而盡除

本朝之仁恩至 仁宗而愈深其待臣下大抵恩
勝威禮勝法有佚罰而無濫刑 祖宗相傳以為
家法未嘗有大誅殺也而況於族手故後之人主
雖有不測之威怒亦顧家法而不敢違故誤國如
蔡京誅止其身而不及其子條不過流嶺表而已
蔡氏子孫至今猶富也國祚久長實基於此此自
古所不及也 太子曰 祖宗相傳只是一箇
仁字

上欲伐魏王元謨勸之

万里曰兩國並立能相持而不能相士必皆有得

天時者當此之時非有天下之大機彼國之大釁
其法不可以為兵先不可以為動始違之者敗宋
文帝魏太武之時是也宋無釁魏伐之故敗在魏
魏無釁宋伐之故敗在宋且是役也劉康祖以為
不可沈慶之以為不可太子劭蕭思話以為不可
而元謨首倡兵端帝謂觀元謨所陳令人有封狼
居須意不知夫元謨者輕而喜功貪而虐下是何
足付哉一敗之餘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焉昔臧
宮馬武請伐匈奴而光武答之曰舉天下之力以
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文帝其亦

知此也乎

王元謨圖滑臺魏主引兵救之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懼退走魏人追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士略盡

萬里曰古之戰者必有其具所謂具者非兵甲之謂也堯舜之具以道德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也湯武之具以仁義如以至仁伐至不仁是也秦漢之具以賞罰如白起賜死王恢棄市是也王元謨首勸北伐身為大將一旦遇敵未戰而先奔是在軍法顧文帝不察耳誅元謨以謝天下是軍法也宿

將有大功如檀道濟帝則殺之征仇池有戰功如裴方明帝則殺之至元謨則置而不問焉帝之賞罰為有法乎堯舜之道德湯武之仁義非帝所及也秦漢之賞罰帝亦無之以此而戰杜牧所謂浪戰者歟如是而欲取人之國不為人取之國幸矣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而中常侍宗愛多不法太子惡之仇尼道盛任平城有寵於太子皆與愛不協愛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太子以憂卒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追悼不已宗愛懼誅殺帝殺秦王

翰立南安王余宗愛專恣余患之謀奪其
權愛怒執余源賀陸驟立皇孫濬殺宗愛
萬里曰自古亡國執君未有不自親信小人故仇
尼道盛任平城之寵盛而太子晃以憂死宗愛之
言行而魏太武以執殂蓋太子晃之禍起於親信
已之小人而疾視君側之小人魏太武之禍生於
聽小人之言而又悔聽小人之言也夫小人者天
下常有之但不可親信之耳小人者士大夫中亦
有之但宦宦近習中有小人為多耳所謂小人和
無定人亦無定貌以柔佞為正是為小人以說譖

為忠是為小人遇寵則爭遇利則奪是為小人小
人之士國敗家其情狀雖千變萬化而大略不出
於此魏太武南侵宋滅夏滅南北燕滅柔然威震
天下而身死於宦官宗愛之手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而不能庇其三子與其一身既親宗愛又信其
言既信之又悔之既悔之又不能斷而誅之使小
人反側不自安而至於此也始親其人者過也聽
其言以喪其子又過也悔聽其言而不果於誅其
人以及其身又過也自古小人之禍非一也宋元
公信伊戾之言而誅太子痤漢武帝信江充之言

唱

而殺戾太子宣特太子晃而已以唐明皇之賢明而執於宦官李輔國以憲宗之英武而執於宦者陳洪志豈特魏太武而已莫親於父子而小人得以間之莫尊於君父而小人得以執之近習小人之禍可不懼哉然則人主欲免小人之禍何由而可一日正心二曰講學三曰近君子庶幾可以免乎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之懼為將來之

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劭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吳興巫嚴道育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之陳慶國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上怒甚欲廢劭以告潘淑妃淑妃告濬濬馳報劭劭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齊帥張超之等謀為逆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劭與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齊閣拔刃徑上合殿帝見超之入舉儿捍之五指皆落遂弑帝

萬里曰元凶劬之惡滅天理斃人倫其惡極矣萬世臣子所不忍言也然其禍亂之原生於陳叔兒張超之等小人在側而發於巫祝嚴道育之妖妄昔者周成王之為太子也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武王不使一小人在成王之側也古者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先生不使巫祝得出入於宮禁之中也今文帝既不能擇忠正之士以素教其子又不戒群小之薰染使得養成其不義之習不禁巫祝之妖妄使得蠱惑於宮禁之中其原甚微其禍甚酷故易曰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三月乙未武陵王駿舉兵討劬四月戊辰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以散騎侍郎徐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

萬里曰春秋之法重五始其一謂始即位者人君之始也故人君之道莫大於謹始蓋人君即位之初天下臣民皆傾耳注目以想見吾君之聖德以企望吾君之聖治始乎修德猶或終之以失德始乎納諫猶或終之以拒諫始乎遵祖宗之法猶或

終之以變祖宗之法故晉武帝即位之初焚雉頭
裘唐明皇即位之初焚珠玉錦繡非不始之以勤
儉也而二君末年皆以荒淫召亂天下幾至亡國
而况始之以荒淫乎宋孝武以藩王起兵誅元凶
報君父之讎亦可稱矣然即位纔幾日而淫其叔
父義宣之諸女義宣之諸女帝之從姊妹也齊詩
謂之鳥獸之行所謂始乎修德者安在哉周即上
疏告之以備邊境告之以行喪禮告之以儉宮壺
告之以辨毀譽亦未為犯顏逆耳之甚也然即位
以忤旨而黜之又未幾而殺之所謂始乎納諫者

安在哉文帝元嘉之治比隆文景本於郡縣守令
擇人久任故也帝首變文帝之制以六周為三周
以久任為數易所謂始乎遵祖宗之法者安在哉
其初既無修身齊家之德其後卒為荒淫暴虐無
道之主臧質侮之而叛義宣恨之而叛外則結怨
於民內則短折其壽其身幸以令終而其子竟遭
廢弑一已失德兩世受禍蓋孝武不謹其始之患
也人君即位之初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雖然人君
之謹始不在於即位之後而在於未即位之先使
文帝能得天下之賢人君子以輔導其子養成其

德平居為賢王然後一旦為明主使孝武即位之始已失德於天下是文帝亦有過耳

魏主立子弘為皇太子先賜其母李貴人死

萬里曰傷哉李貴人也生子而為太子幸也何傷之有焉雖然立其子殺其母何幸之有焉立其子殺其母逆天理悖人倫莫甚於此二帝三王未是有也自漢武帝始也殺鉤戈而立昭帝其意以為鉤戈不死必禍昭帝始呂氏也不知鉤戈死而昭帝天後魏夷狄也武帝故事後魏未必知也特其

殘忍無親猜防太過以為君亡而母存則皆為嗣君子禍也於是立其子而殺其母者數世也有所必殺必有所不及殺非虛之遺也天之數也至於胡后不及殺卒以此乱天下而亡魏謂無天也可乎哉

周郎言事切直上殺之

萬里曰古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漢高帝問周昌曰朕何如主昌曰陛下桀紂之主而高帝不以為忤晉武帝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毅曰陛下賊靈之主而武帝不以為罪唐高祖即位之初孫

伏伽諫數事皆人所難言者高祖賞之此三君所以興集殺龍逢而亡紂殺比干而亡隋煬帝殺趙才等四諫臣而亡明皇殺周子諒而幾亡此殺諫臣之禍也先儒曰亡國之君其罪多矣而罪莫大於殺諫臣宋孝武以直言而殺周卽其罪大矣內有文帝結民之德外無敵國問罪之辭其不亡者幸耳雖然古之君子必觀時之昏明以為已之語默古之明君必觀臣之語默以占已之得失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此君子語默之節也觀其臣危言而不諱足見在我有從諫之聖觀

其臣言遜以避禍足見在已有拒諫之非此人君得失之占也周卽事昏淫之君立無道之國而危言以殺身孝武怒正直之言殺忠諫之士至於陷其身為萬世無道之主皆不足與語古者君臣相與之道

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沉醉嘲諛無度

萬里曰君臣之情雖不可以不通然君臣之分尤不可以不嚴不通則隔不嚴則褻秦之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兵至於燕使荆軻刺始皇繞柱而走殿下之衛卒拱立而不敢救趙高說二世謂人

主當深居臣下不可得而見其面至於望夷宮之
執逆二世乞為黔首而不得此君臣之情不通之
禍也宋閔公靳宋萬為宋萬所弑陳靈公戲夏微
舒為微舒所弑此君臣之分不嚴之禍也君臣燕
集古人有之如詩之燕群臣燕嘉賓燕朋友故舊
豈可廢哉不如是無以通君臣之情也孝武與群
臣燕集未為過也至於使之沉醉嘲諛則過矣君
而嘲諛其臣則君不君臣而嘲諛其君則臣不臣
天下之綱有三天下之常有五而莫重於君臣至
於君臣嘲諛三綱五常於是盡廢矣此劉宋之所

以不永也

三朝寶訓

初讀三朝寶訓

萬里曰一代之治體自有一代之家法夏之家法
以禹如所謂皇祖有訓有典有則是也商之家法
以湯如所謂視乃厥祖率乃祖攸行是也周之家
法以文武如所謂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是也東方朔告漢武帝謂臣未暇遠引堯舜請近
舉孝文皇帝是漢之家法在孝文陸贄告德宗謂
求言納諫當法太宗是唐之家法在太宗

本朝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海內富庶中外安靖人才衆多風俗醇厚民心愛戴國祚延長號為本朝之堯舜此雖仁宗仁聖之所致亦由不自用其聖不自矜其能動以太祖太宗三聖為家法之効也自王安石相神宗有祖宗不足法之論創為法度謂之新法天下大擾幸而得司馬光相哲宗首罷新法後祖宗之舊天下大悅元祐七八年間號為盛治比隆慶曆既而小人章子厚欲傾元祐諸君子以取富貴倡為復古法之說謂之紹述曾布和之蔡京王黼又和之而

祖宗之法變更盡矣祖宗畏天後世乃以謂天變不足畏祖宗敬民後世乃以謂人言不足恤祖宗薄賦歛後世暴賦橫歛而民貧祖宗簡力役後世力役數起而民怨祖宗進君子後世退君子祖宗退小人後世進小人祖宗納諫以通下情後世竄謫諫者以塞言路祖宗省刑以結人心後世連興大獄以害忠良祖宗時近習不預事後世人主之權下移於近習祖宗時宦官不預政後世軍國之權盡歸於宦官祖宗時與夷秋堅盟好息邊釁後世結金人以滅

大遼賂金人以求燕山 祖宗之法士而中國之
禍酷矣觀 仁宗之法 祖宗與後世之背祖訓
而治亂興亡之鑑昭昭矣可不痛哉可不懼哉

東宮勸讀雜錄

九八段

萬里讀通鑑至魏太武誅崔浩多所連及事極論
魏法之虐既就坐詹事葛邲曰歷代仁厚未有如
本朝者因及小人欲害君子必指為朋黨為誹謗
祖宗未嘗罪焉不過竄謫而已惟陳東以諫死既
而 光堯悔之萬里曰此事非 光堯之意

蓋權臣汪黃之意也汪黃惡其發已之姦而誅之
而其謗及 光堯爾 太子曰所謂黨者即類之
謂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類豈得以黨為罪哉又曰
嘗讀膏鯁集見陳東上書其意甚忠但汪黃視之
以為讎故殺之也既退萬里贊葛詹事曰陳東之
論甚佳葛曰此是大節目不可使 東宮不知一
日講讀畢葛邲因歎語及一朝臣中風暴卒者
太子曰何至遽卒乎萬里曰風者虛之極也如木
無根遇風則拔如花無蒂遇風則落士大夫以聲
色斷喪其根本故至於此 太子曰人之根本在

元氣豈可不自愛焉邨曰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乱 太子曰枯槁之士無可欲而不乱者易富貴者有可欲而不乱者難人皆能知之皆能言之顧行之難耳可不戒哉万里因舉及 仁宗用諫疏首黜梳頭夫人事及 仁宗時故事端午日宮中必奏樂一日是日召對一士大夫未對問一宦者持幅紙呈奏樂故事 仁宗擲之地既對而入宮嬪有問者 仁宗怒曰何辱我我方見一賢士大夫而乃作此彼聞之必謂官家在宮中只取快活不憂勤天下端午罷奏樂自此始人主何必遠

師堯舜自有

本朝堯舜焉邨又因舉及 仁宗時宮嬪一日群請遞遷 仁宗不可曰外廷必不肯堅請曰此事在官家何問外廷 仁宗不得已命各取金牋一幅御筆書曰某人可美某人可才某人可嬖婦以遺之曰此即王命可寶藏之衆皆謝他日有司給俸錢皆如故衆又請曰某等蒙遷秩而有司不增俸何也 仁宗曰吾固嘗語汝汝不信今宰相臺諫果皆執不可奈何於是衆默然退而取御筆繳納 太子欽歎不已時論德沉揆講尚書至

不通聲色万里因舉其說曰適見沉揆講義云通近也不通聲色者不近之之謂也近之且不可而況耽樂之乎此論甚太子亦曰甚佳万里讀陸宣公奏議至陸贄救竇參等三狀太子曰參譖贄而贄救參此全非私意全是公義又曰參之姦邪而相之此德宗無知人之明也

淳熙十三年正月朔北使在庭錫宴知大宗正趙不惠建言云皇太子賜酒方立飲於前而

皇孫平陽郡王安坐於後父立子坐非是請改定其儀上下其議

太子笑曰尊無二上在君父之前則某父子皆臣子也安得致私敬且平陽與從官坐席再重未賜酒則偕坐平陽安得獨立乱班時論服

皇太子有學且知禮前漢州太守賈偉秩滿還奏事因言及道徑鄂州太將郭杲掎克軍士欲上遣人廉其事果伏軍中權酷非法他皆不伏且白偉嘗以布三千足鬻於軍不受故怨而譖請與偉辨上以其事付太子議裁決以聞太子曰將臣固不可以一言動搖亦不可以言罪偉罪偉則言路自此壅於上聞矣朝議題之

丙午九月下澣暄甚晦月大雪十月二日至講堂
講讀既畢 太子曰忽暄驟寒此陰陽升降之理
也詹事葛邲曰陰陽之外降蓋陰陽之消長也陰
長則陽消陽長則陰消君子小人亦然否泰二卦
是也萬里曰治乱安危亦然 太子曰且如宣和
之治所宜備豫而小人贊之以奢侈贊之以邊切
非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也
萬里讀三朝寶訓至 祖宗不殺羔羊不食水禽
及袴紋倒側等事 太子曰 祖宗之德仁儉二
字而已

萬里讀三朝寶訓至唐末孟昭圖朝上疏暮不知
所在万里執牙篋曰唐僖宗與宦官田令孜陳敬
瑄同處議天下事左拾遺孟昭圖上疏諫田令孜
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沉於暮頓津

太子憤然曰至矯詔則唐事無可言者万里曰唐
自高力士以後宦官用事至於唐亡 太子曰高
力士以後宦官至三千人仇士良謂天子不可使
觀書親近儒生万里曰此仇士良致仕其黨送飯
求其教士良誨之曰天子觀書近儒生見前代興
亡則我輩疎斥矣當以田獵聲色玩好娛悅之則

我輩親矣其黨皆拜謝而去士良至自稱定策國
老謂文宗為負心門生天子文宗不勝其忿遂與
李訓鄭注謀欲誅之甘露之禍誅戮大臣流血殿
庭文宗飲恨以沒宦官豈真不可去乎蓋是時老
成有裴度謀臣有李德裕文宗不與君子圖小人
而與小人圖小人此其所以敗也 太子曰然

東宮勸讀錄終

淳熙乙巳史方叔侍郎既以敷文閣待制
奉祠於是東宮闕侍讀一員時經營欲得
之者甚衆一日詹事余處恭葛楚輔見梁
丞相問云宮僚闕勸讀官如何余葛二公
對曰今日請間固欲白此乃合辭以誠齊
為薦丞相可之既而廟堂諸公將進擬在
選中者凡七八人余葛又與廟堂議損其
數凡經營者皆削其姓名乃定議以吳春
卿陳蹇叔胡子遠何一之及誠齋凡五人
連名進擬八月初八日早進呈

上聞至胡子遠云也得又聞至誠齋云遮箇好也麼遂得

肯以誠齋兼侍讀命既下初九日余葛二公與諭德沈虞卿侍講充延之上講堂皇太子問云新除楊侍讀得非近日上封事極言者乎余處恭對曰是也其人學問過人操履剛正甚誠實又甚真尤工於詩太子曰極好此間亦有數人經營欲得之皆是由徑政不要此等人今除楊侍讀極好余葛諸公既退更相賀以讀宮僚皆得

端人正士不容儉人曲學於其間也先是五月二十四日誠齋上封事極言天災地震虜情邊備君德國勢君子小人凡三千餘言不報余處恭因講讀之暇嘗為

太子誦之太子竦聽稱善故知誠齋姓名云太子即光宗皇帝史名彌正梁名克家余名端禮葛名邲吳名燠陳名仲諤胡名晉臣何名萬沉名揆尤名襄

上

孝宗皇帝誠齋親結

主知天語稱好誠齋不負

天子讀陸宣公奏議讀資治通鑑三朝寶訓皆效忠規於太子時人以為稱職後四十有八年紹定壬辰正月十八日男長孺謹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二終

誠齋集卷第一百十三

廬陵楊 万里 廷秀

淳熙薦士錄

朱熹

學傳二程才雄一世雖賦性近於狷介臨事過於果銳若處以儒學之官涵養成就必為異才

表樞

議論堅正風節峻整今知處州

石起宗

立朝敢言作郡有惠

祝棟

奇偉之節恬退之心士論所稱久置閑散

鄭僑

立朝甚勁正持節有風采

林圻

外溫中厲遇事敢為

蔡戡

器度凝重學問該洽

馬大同

文學政事士林之英至於持節風采甚厲
官吏皆肅

鞏湘

今之儒先世之吏師

京鏜

性資靜懋文辭工致

王回

俊辯而敏手而裕

劉堯夫

嘗冠釋褐立朝敢言

蕭德藻

文學甚古氣節甚高其志常欲有為甚進
未嘗苟合老而不遇士者屈之今為湖北
參議官

章穎

早冠多士其學益進立朝鯁挺公論推表
霍麓

儒而知兵長於論事至於兩淮利害尤其
所諳

周必正

工於古文敏於吏事臨疑應變好謀而成
張貴謨

上庠名士有才謀可應時須

劉清之

得名儒朱熹之學傳乃祖原甫之業

湯邦彥

學邃於易得先天之數才濟於用有經世
之心

王公衮

儒者能斷吏事敢為剴繁摧姦尤其所長

莫漳

長於史學達於吏治

張黶

魏公之姪能傳胡文定春秋之學所至作吏皆有能聲

孫逢吉

學邃文工吏用明敏沈介德和黃鈞仲秉以國士待之梁勝陞朝前知袁州萍鄉縣

吳鎰

早以文詞受知名勝如張安國沈德和黃

王謙

仲秉皆以國士待之京官今知郴州郴縣

譚惟寅

風力振聳勇於摧姦立朝蹇蹇士論歸重

文辭甚古志操甚堅嘗除太學博士今知郴州

但中庸

有學有文操守堅正持節布憲風采甚厲

韓璧

直諒修潔人稱其賢

李誦

怡退難進廉吏之表陞朝今為江州德安知縣

余紹祖

德勝於才廉而有惠新江陵府通判

葉元濤

和而有立早有奇節故相葉顥子昂之姪
今為江西提舉司幹官待次

廖德明

所學正遇事能斷選人前韶州教授

趙充夫

廉明彊濟治行甚高陞朝今知臨江軍新喻縣

左昌時

吏能精密所至有聲新知真州

胡思成

和粹而賢敏達於政嘗知安豐軍

趙像之

能文練事淡如寒暖今為隨州通判

孫逢辰

李誦

怡退難進廉吏之表陞朝今為江州德安知縣

余紹祖

德勝於才廉而有惠新江陵府通判

葉元濤

和而有立早有奇節故相葉顥子昂之姪
今為江西提舉司幹官待次

廖德朋

所學正遇事能斷選人前韶州教授

趙充夫

廉明彊濟治行甚高陞朝今知臨江軍新喻縣

左昌時

吏能精密所至有聲初知真州

胡思成

和粹而賢敏達於政嘗知安豐軍

趙像之

能文練事淡如寒暖今為隨州通判

孫逢辰

儒術飾吏廉操術人

劉德秀

議論古今切於世用鄭榜京官今知湘潭縣

施淵然

工於古文恬於仕進前任監和劑局今任祠祿陞朝

祝禹圭

氣節正方議論鯁挺

張泌

器宇粹和文辭工致與其弟濤俱有令名前輩稱吳中二陸

李大性

四六詩句甚有律令

李大異

嘗冠別頭仕優進學作文下語準柳儀曹

李大理

學問彈洽吏事通明

曾三復

以文策第以廉視身作邑有聲盡罷橫歛

梁榜

曾三聘

刻意文詞雅善論事肅榜選人前西外宗
學教授

徐徹

詩句明爽牋奏典重作邑愛民辨而不擾
鄭榜陞朝今知臨江軍清江縣

趙彥恂

吏能精敏不擇劇易戊辰王榜前知衡州
今任宮觀

王漬

治郡有聞惠而能辨前知吉州正當茶寇
之鋒修城治兵寇不敢近今任宮觀

虞公亮

力學有文子弟之秀雍公之子尚淹下僚

陳謙

學問深醇文辭雄俊聲冠兩學陸沉下僚

李沐

大臣之子而綽有寒酸之操甲科之雋而
益屬文辭之工

李耆俊

其進雖非科級其文尤工四六今知柳州

嚴昌裔

學甚正守甚堅蓋嘗師張魏公而交欽夫

陳字

事母至孝作郡甚輯臨事應變事集而民
不擾

盧宜之

作文有古人關鍵日進未已至於吏能乃
其餘事

蘓渭

通敏更事最善四六任子之流所不易得

鄭鄭

持身甚廉愛民甚力嘗知南雄州保昌縣
殊有治行太守虐政一切反之民情翕然
至今去思

趙善佐

為政和而有威治賦緩而自辨章貢吏民
無不安之

胡澣

名臣之子修潔博習州里有聞能世其家
今為撫州宜黃丞其父字邦衡云

凡六十人

淳熙薦士錄終

淳熙乙巳 誠齋為吏部郎中時王季海
為丞相一日丞相問 誠齋云宰相何事
最急先務 誠齋答丞相云人才最急先
務丞相云安得人才而用之 誠齋取筆

疏六十人以獻隨所記憶者書之退而各
述其長上之丞相此卷是也豪藏于家雖
然而書初無先後之序皆無優劣之意後
四十八年紹定壬辰男 長孺 謹識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

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

茂良

校正

第 35385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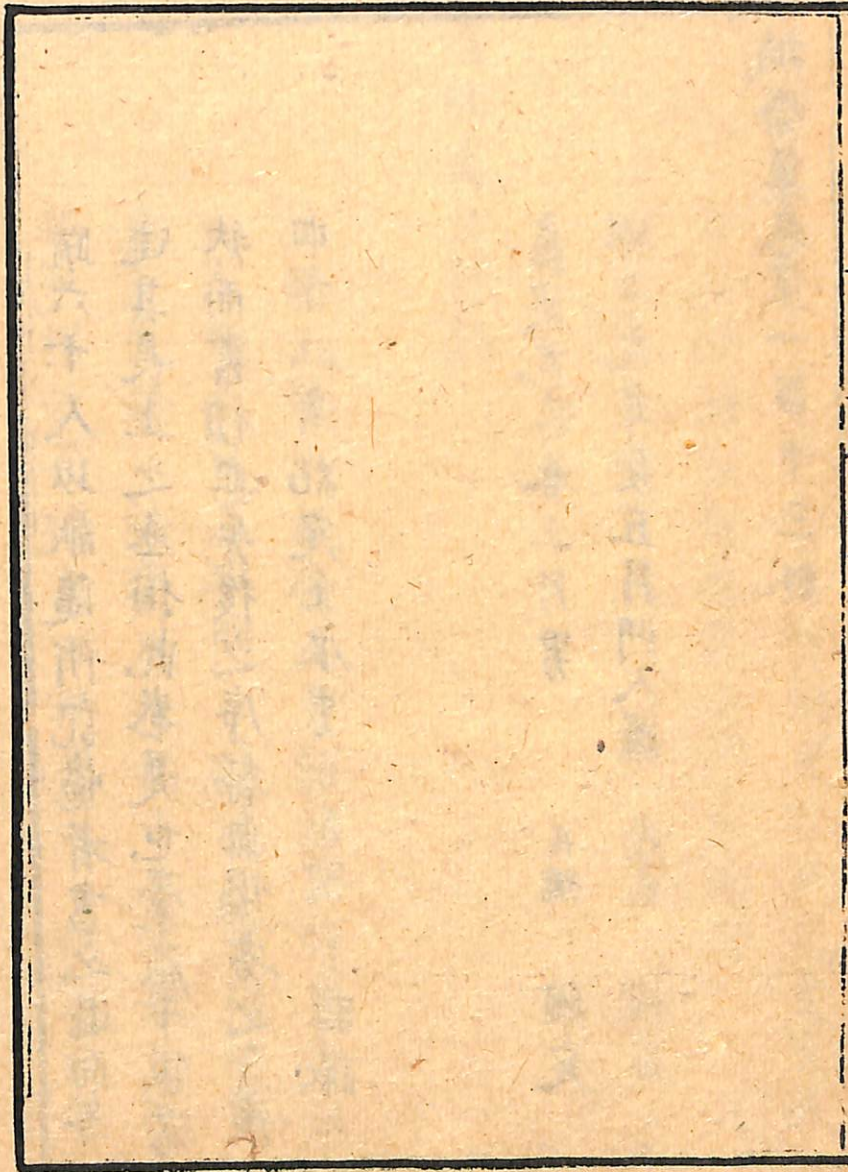
園短大

図書館

928

七

26



號	28436	樂
SS 11 E	3.11.55	平
	年	時
	大	鼓
	前	書

